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一百十八回 顰卿觸怒文炳解圍 新郎未婚王妃設計

盛濁酒瓦盆，映綠柳柴門。有山有水有兒孫，幾番家自付。瘦」膊怎擊黃金印，小拳頭怎打長蛇陣，丑身軀怎坐繡絨墩，甘心兒受貧。——右調《醉太平》

話表楚雲實在忍耐不住，心中暗想：我生性急躁，素日從不讓人，今日受他們這番凌辱，什麼新人須要遵禮？我便大聲疾呼，誰又管我來？這桑黛太討厭，我與他非辯論一番才是，看他其奈我何。想罷，不由把袍袖甩開，方欲抬起頭與眾人辯論，伴蘭在旁一見此情形，心中著急，趕緊扯定宮袍，低聲勸曰：「公主！今日萬萬要忍耐些，可曉眾位公爺、侯爺皆是故意要激怒公主，他等便好拿作話柄，向各處宣傳，那時公主臉面無光。公主呀！切不可中了他們的詭計。」楚雲聞言，萬分按捺，只得又低下頭去。那知張珏看出情形來，忙向桑黛耳畔曰：「桑兄，不可再戲謔了，顰卿的怒色已現，你未見他灑脫宮袍，欲抬粉頸。若非伴蘭在旁按住，我們早被他打腫兩腮了。你看蛾眉倒豎，粉頰飛紅還未消。」桑黛曰：「你所言全是鬼話，我決不信。」張珏曰：「你如不信，你近前去看，我所言是真是假。」桑黛聞言，走近床前說：「伴蘭你且閃開。」便含笑呼顰卿曰：「勸盟兄不須動怒，若惱我桑黛，不妨重重的打我一頓，消消怒氣，不可鬱在心裡。萬一因此氣損嬌軀，不但我大哥心愛心憐，便是我也萬分對不起足下。請楚盟兄打小弟幾拳。」連連說請打請打。李廣一見，不由雙眉頻蹙，面現不悅之容。徐文亮一旁窺見，走近床前，手扯桑黛曰：「休要任意絮絮叨叨，咱們外廳坐罷。」桑黛曰：「你休要哄我，顰卿此時正是極樂世界，相思之債今日能完，還有什麼煩惱呢？」文亮曰：「你還絮叨，你聽樵樓已打三更了，春宵苦短，何必作此不情之人呢？」桑黛曰：「你這話太不知顰卿之心，他平素不肯同人相睡，怎麼今夜能與大哥同眠？你既如此說，你且問顰卿一句，只要得他一語，咱就一齊散，讓他二人云雨巫山；試若一言不發，不到天明決不退出新房。」張珏聞言，向楚雲口呼：「顰卿呀！你何必如此作做，礙口含羞，何妨正大光明，說上三言兩語；而況新婚之義，本週公所定，這有什麼羞愧，何苦忍耐不言，誤卻春宵時刻，且看你低頭盤膝，縱使腿不委屈，粉頸也須酸了。」一旁雲壁人聽之不雅，怒容近前，把桑黛、張珏二人拖開說：「二位賢弟要鬧到什麼地步為止？洞房取笑是人之常情，如此鬧法也覺太過了。若再不休，我便要去請伯母來。」桑黛聞言，便啐曰：「你以伯母來嚇誰？」顰卿是我盟弟，平日攜手依肩，亦復常事。今日你既如此說，為何你不早將閨范告他知，不當結交同盟，河南救駕，異地徵番，不合同起同坐。往日那樣，今日又這樣，從此以後，我還怕什麼？盟兄長我也不怕，你這個俱內的都元帥，請你不必豪橫，你再要戚戚不休，我便去告訴吳氏嫂嫂，訛稱你外面姘識二名美婦，終日在那裡飛觴醉月，悅性怡情。吳氏嫂嫂信了我的話，你免不了回府下跪討饒求恕。」雲壁人聞言啞然無聲，只可怒容而已。眾同盟聞桑黛之言，皆失聲大笑不止。徐文炳恐他二人翻臉，羞惱成怒，那可不成事體。只得走近床前，先將楚雲一看，便謬贊曰：「好一顰卿，果真裝男像男，扮女像女，若說不得妙絕千古，吾不信也。桑賢弟、張賢弟不必再鬧了，豈不聞孔子有言，過猶不及乎？且待愚兄為諸君解圍何如？」桑黛口呼：「徐大哥既如此說，我等不敢不遵。但小弟尚有一言，如徐大哥允許，我等當從命，否則不敢請耳。」文炳口呼：「賢弟你且說來，如果可行，李大哥又何必不允？」桑黛曰：「只要大哥擺兩桌盛筵，我等各敬李大哥三杯，讓他乘此酒興，好去陽台赴會何如？」文炳曰：「就是這樣辦法，賢弟不可食言再鬧了。」遂命人把兩桌盛筵擺齊，一併邀了李廣同出外入席。每人各敬李廣三杯，李廣無奈，只得杯到酒乾。皆已飲畢，卻已交五鼓，大眾方散席，李廣已是玉山頹倒矣。

方入洞房，楚雲見李廣進房來，便起身迎接，口呼：「大哥久違了！相別尊容已將兩月有餘，無日不馳左右。但觀兄之貌，何以瘦得如此？有甚心煩，何妨對弟一剖衷曲呢？」李廣聞言，暗喜，便近前答曰：「孤之貌瘦，非他故，為念卿故耳！今日幸親芳澤，庶可慰昔日相思了。」侍兒把房門倒掩，讓他二人好雲雨巫山。那知楚雲並無此心，一任李廣慇懃殆盡，他終是百折不回，所有一種私語喁喁，勿庸細表。

二人見天已明，正欲和衣而睡，侍兒已推門進來，送面水。梳洗已畢，二人到後堂參見李太王妃，並一眾親戚。三朝已罷，上自李太王妃，下至侍兒眾人，皆不知他二人並未和諧，直至過了十日之後，洪氏王妃瞥見楚雲手腕上之一點守宮砂依然鮮明。心中暗想：王爺與他成婚十多日，怎麼這守宮砂依然如故？此砂難道不足為憑？心中納悶，至晚間，洪氏王妃見李廣從房前經過，洪氏王妃便將李廣喚住，問曰：「妾有一句閒話動問，日間偶見顰卿那守宮砂依然鮮明光耀，難道王爺尚未與他成婚，抑此守宮砂毫無應驗？妾甚疑焉。」李廣見問，歎曰：「卿有所不知，他那執一之性，實在令人強他不得。孤本欲告卿知，奈不便啟齒，竊恐為卿所笑耳。」洪氏王妃曰：「真此事麼？」李廣曰：「孤焉騙卿。」洪氏王妃曰：「既如此，妾有一計，可以如此如此，管教王爺可遂昔日相思如何？」李廣聞言，喜曰：「若得卿如此周旋，孤當感激不盡了。」便有不走之意。洪氏王妃口呼：「王爺，今日為何在此留戀？若不去，明日便不借矣。」李廣只得退出，仍至楚雲屋內，一宿無話。

次晨，洪氏王妃走了過來，向楚雲口呼：「妹妹，今日愚姐特備一樽，咱姊妹對飲一番，不曉妹妹能賞臉否？」楚雲答曰：「姐姐言重了，既蒙姐姐見愛，小妹何敢推卻。有勞費事，妹心不安耳。」洪氏王妃曰：「何論費事，今日愚姐不過奉約小酌，閒敘而已，改日愚姐未嘗不可再擾妹妹的盛筵。所謂南阮北陌，互為主客，此亦常情，何必如此客氣。」楚雲曰：「既如此，今日叨擾姐姐，改日小妹再作東道主人罷。」於是一齊到後堂李太王妃前請安。